范太史集

一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范太史集卷三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賦

寅畏以饗福賦（以畏天道能饗隆福）　御試

天道昭顯聖心肅祇欲興隆而饗福乃寅畏以承時深愼清衷以上當於帝眷誕膺純祉能永固於邦基若夫究精禋之所由勤夙宵而當畏何修而臻治道何飾而致休氣唯天為大每懷懼而敢寧唯聖為能宜擁祥而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不既欽若元后簡於上天日月星辰有順而有盭風雨寒暑或應而或愆是必建大中而茂對圖至治以周旋動以至誠仰德威而自懼介之純嘏享宗祉以長延則知萬幾非逸豫而為四海在憂勤而保宜軫慮於當極以延禧於有昊惕焉若厲惟應以實而不以文善則降祥蓋親有德而饗有道豈不以助順者惟天之理降福者乃人之能無其畏則心或怠有其畏則德乃興五事交修惴如臨於淵谷萬靈來助固若保於岡陵噫位豈不

尊志非自廣災常懼於未至福乃來於無象所以文王
小心而事帝多祉常懷高宗見異以飭身百年常饗若
然則寶命增永蘿圖浸隆謹天戒以當國延帝休而在
躬用能薦享郊丘答純禧之所自躋民壽域傳徽號於
無窮大哉建功所以永年宜人所以受祿應如律呂之
動報逾影響之速夫知天之仁愛人君寅畏者饗其福

天子龍袞賦天子龍袞文以為貴　　錫慶院試

德至尊者其服稱禮甚盛者唯君全作龍袞以昭物表

聖人之御天繪以文章既盡飾身之美闕其變化斯為取
象之先稽若禮經富哉天子内之尊也必有以副其外
表之著也蓋有以彰其裏乃衣龍章以昭德美始惟制
法考古象而遠觀終乃修容飭帝躬而光被若夫祭以
嚴備服而示恭采交華於五色衣炳象於羣龍助國體
之輝赫壯天威之肅雍有降有升固異三公之服或飛
或躍蓋尊萬乘之容觀其驤首君躬存身帝衮若翔雲
之初矯如在天而益遠珮玉焉以節其行步冕旒焉以

增其赫烜絢采章之十二其制昭昭賁儀禮之三千厥容宛宛豈不以至廣大者函夏極崇高者聖君不尊不顯何以一於衆不美不飾何以大其勲是必以多爲貴有放而文下視華蟲豈攀鱗之可及旁開黼黻疑翬翼以相分上不可以降而畀下不可以僭而擬四靈之瑞唯王者之應六衣之用唯人君而已宜乎尊衮冕以陳之案禮圖而得以是故舜帝明而作服制所由興周人取以登山文爲之始則知大而化者聖之謂化而神者

龍之為服之身而益顯稱其德以攸宜彼交以為旂間日星而並麗章而作黻配山火以猶畀又昌若服以昭明文惟經緯鐍如奔翥之狀蔚若騰陵之氣故曰衣者身之章其斯以知天子之貴

論

成敗之機在察言論　御試

天下之事已成而後知其是已敗而後知其非此衆人之智也聖人觀成敗於未然之前而知成敗於已然之

後不慮之於行事之始而慮之於聽言之時以爲凡事之機出於此也天下非一日而成亦非一日而敗也故古人有一言可以興邦而亦可以廢者雖其言未必如是然而興廢之所由也今夫有以仁義之言說於人主而人主知其所謂仁義而行之則凡事莫不成於仁義然而仁義必久而效不可一日而成也知其不可一日而成而遂不行則天下之事亦不成也惟能久而行至於成則是由於察言之善也今夫有以佞邪之言說於人

主而人主不察於佞邪之言而從之則凡事莫不敗於佞邪然而佞邪必久而效亦非一日而敗也知其非一日而敗而試為之則天下之事終亦必敗則是由於察言之不善也然而成敗之效不可不察也昔舜之時天下可謂大治矣然而君都臣俞其相戒則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夫舜固無逸樂怠荒之事也然而必以為戒者防其所由也舜不以其言為過而從之是以無逸樂怠荒之事而所以成也堯之時洛天下

之可登庸者放齊曰朱也可堯曰吁嚚訟可乎夫堯之心欲求天下之聖賢而付之以天下之事而放齊以朋比舉朱堯不以其言為是而卒不用故終無敗事向使從其一言之舉而用則天下之事幾何而不敗哉是以書稱堯曰聰明文思而稱舜曰濬哲文明以能察成敗於未然也然而言有似是而非者則人主何以知之曰唯至正能辨天下之邪唯至靜能制天下之動聖人必先深其思慮廣其聰明虛巳以來直言考古以鑒成敗

是以言之一入乎耳而事之利害計之得失昭然已在其前獨觀萬化之原而修之廟堂之上豈待於已然之後乃為慮哉然則成敗之機在察言信矣

中庸論五首

聖人之道必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必始於微而後至於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為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為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於孔子而傳於子思其為言也精微其為道

也閎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於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於其不睹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於其可睹可聞之間動靜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於慎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於修身而終於治人至於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
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
所謂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始於微而後至於顯也天下
之所甚易莫若衆人之所能者也其所甚難莫若聖人
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不
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爲也聖
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

易者所以喻於人難者所以喻於已蓋誘於人者不可以不易責於已者不可以不難也始於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

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
於味也酸鹹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唯
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於口而和於心君子之
於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之大畧也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畧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
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
故其性自内而出自内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
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
人而後至於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
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
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
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

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內而無待於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內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為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

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為善知所以為不善此所謂明也此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夫顔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致知者是所以學為聖人之端也

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説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為仁義

者生於吾之性而不生於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於誠義焉而必出於誠不誠於仁則人不親不誠於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為而成誠在內者形於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為人子者誠於孝為人臣者誠於忠為人弟者誠於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於為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為之誠化日月為之誠明四時為之誠行風雨為

之誠節草木為之茂鳥獸為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為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

也天積於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於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於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為天厚不積不足以為地誠不積不足以為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於誠也聖人之德既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為不足夫聖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為君思天下有一夫

不獲其所則其心恥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恥之憂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為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為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為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恥也其責已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衆人之所知

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所以引天下之不肖者
而為賢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
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
一之於聖使天下皆曰困而知者亦可以為聖而聖亦
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為教也
安而行者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能行者焉有勉
强而能行者焉則與夫不能勉强者有間矣是故進而一
之於聖使天下皆曰勉强而行者亦可以為聖而聖亦

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為教也聖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責巳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衆而猶以為病此其所以責巳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巳也則為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為君子二者皆出於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於此者也

夫子亦何為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為堯舜而無難也

聖人不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於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為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己之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衆人之所不能為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衆人是率天下而為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故不為人之所

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動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為善此所謂忠也巳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常欲為君子而不欲為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巳欲為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為君子以巳不欲為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為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於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以為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以為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以為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

以為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為中庸之道此所以貴乎忠恕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蓋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於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聖人者為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者為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獨

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冐不為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冐不為太古之為無為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為也過少而為人也過多老莊之言其自為也過多而為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說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為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

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於堯舜之道也

策問

省試策問二首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淩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

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獘浮虛而無實

鍥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承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

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捄斯獘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述為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賢而用之其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以還後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於有唐其間明君賢臣為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學者論卑而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

不可行豈徒為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為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講之過也既明矣而不行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舉而行之四代養士於學校蓋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范太史集卷三十五

范太史集卷三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記

龍門山勝善寺藥寮記

龍門距洛城十五里其西山有浮屠祠曰勝善興於唐開元而壞於五代迄本朝太平百餘年諸祠稍復葺而勝善尤古未能興之事之興敝存乎其人藥寮者太尉潞國文公之所建也公閔下民之疾苦而不得其療者

思有以濟之相其地得勝善祠之下方當闗塞之阸水陸之衝南北之通塗而行旅之所便也其山出泉曰真珠泉公出俸錢命工徒疊石以為址即泉為藥井而建寮於其上十有三楹是歲熙寧六年也公又以勝善為功德寺擇僧之知醫者為寮主以長之出醫書數百卷家之良藥珍劑貯之寮和藥之器用備焉凡郊野之民無有遠邇與道路之往來有疾病者造寮而請之其施與無窮所及者之衆可知矣寮之上則泉之所出也為

堂曰珠淵其南則三堪為屋以覆大像又其南曰第四堪亦屋之於是勝善之祠復新人之至者有游息之所故樂而忘其勞而藥寮之地益加勝矣其東俯視伊水暉光澄澈望香山石樓若屏障圖畫蓋天下奇偉之觀也王公大人建祠宇修福田者有之矣未有濟民拯疾誠意之篤如公者也民受天地之和以生陰陽寒暑之不時飲食動作之不節於是有癘疫之災札瘥之昏聖人為之醫藥以救其夭死三代以後醫師職廢民之有疾

者無所控告於其長上有志之士雖或能施而未光也
公視人之疾若已赤子建長利圖廣濟前民之患而為
救以待之俾民不勞而獲醫不費而飲藥古未有也惟
公左右三朝勤施四方陰功顯德被於民物不可遽數
其著見於洛邑者如此可謂仁矣古之君子思一夫不
獲其所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唯能推已以及人也孟子
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後之君子觀是寮
也則知公之心知公之心則知公之政知公之政則朝

廷德澤之厚從可知馬來者守之其勿廢也某嘗侍坐於公公語及樂寮顧曰予為我記之某不敢辭公之命退而書其事云元豐六年十月日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某記

賜墨記

元祐三年三月十七日修神宗皇帝一朝實錄於門下後省開局賜李廷珪真墨臣某謹記中使李永言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

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
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
始如一將殁而猶不忘其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
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
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
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
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其序其本末俾

後世師公之儉云元祐三年七月壬子范甚謹記

和樂庵記

河南張子京結茅為庵於其所居會隱之園元豐中司馬温文正公為隷書以名之取常棣之詩兄弟和樂云後十年子京書與余曰庵得名於温公近以雨壞復新之温公殁矣是不可忘也子其為我記之始余以熈寧中入洛温公方買田於張氏之西北以為獨樂園公賔客滿門其常往來從公游者張氏兄弟四人出處必偕

余每見公幅巾深衣坐林間四張多在焉或奕棋投壺飲酒賦詩公又鑿園之東南墉為門開徑以待子京之昆弟杖屨相過於流水修竹之間入乎幽深出乎蔭翳乃得是菴焉美木嘉卉四時之變無一不可喜者賓至則兄弟倒屣怡怡然信所謂和且樂也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康伯入洛則二家兄弟日相從游其名子京

之菴不惟以善張氏亦公之志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外物之娛悅其有可以易此者歟張氏伯曰明叔仲曰才叔次則子京季曰和叔自其先君棄官隱居園池之美為洛之冠子孫不墜其素風而大賢以為鄰有德義之益之可尚也已是菴也其與獨樂之園久而人益愛之宜子京欲為之記而余不得辭也敝又新之其勿替哉

大師堂記

神宗熙寧六年潞國文公以司徒侍中河東之節自樞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後七年拜太尉保釐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海內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十上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聽解重事以維師舊節歸老于洛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集賢殿修撰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迎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覩公儀形擁道讙呼如見父母蓋自公去鎮十有

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遠公既老
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為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
之盛美也府舍瀕河地卤下濕庳陋不葺上雨旁風不
足以奉几杖羞旨甘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
師之堂朝夕温凊問安視膳其中公作二詩以識其事
逍遥游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又以
書來曰子為史官為我記之某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
百年其臣亦無不耋老子孫有國數百歲而不絕周公

老于豐魯公封于魯凡蔣邢茅胙祭皆為諸侯召公相
四世其子封于燕成王之封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
後所以康周公也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
子乎夫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德可知也惟潞國公光輔
四朝功格上下垂五十年事載冊書由今觀之邈若古
昔天錫之報壽考康寧八十有七而聰明不衰由漢以
來輔相之臣福祿之盛未有如此比者雖三代而上唐
虞之際歷選賢哲無幾人焉是以外至四夷敬仰公名

或瞻望而嘆息或聞風而獻馬此豈可以聲音笑貌使之然哉盖其陰德之所被者廣仁聲之所及者逺愛公之深者不獨孟人而已然則斯堂之作其在周翰如魯公之養周公其在孟人如召國之殖甘棠於以勸天下爲臣子者之忠孝爲人父者之慈訓其永無窮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元祐七年四月丙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國史院修撰范某記

序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眾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寛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

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跡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為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畧可睹矣元祐元年二月日臣謹上

東宮錫燕集序

上之元祐二年秋九月壬戌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論語

畢甲子賜燕於東宮命宰臣主之執政及講讀起居之官預焉遣中使勸侑命卒飲所以寵勞甚厚中燕又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凡十有三人拜賜於庭捧觀皆驚嘆喜忭太師彦博以疾不赴遣中使就第賜之翼日彦博以下上表謝講讀起居之官又進詩以謝於是寫而輯之臣某拜手稽首言曰伏犧氏觀河圖畫八卦始為書以紀萬事昭明天下聖人務焉洪惟祖宗皆好筆札皇帝生知天縱典學日新繼文守成克篤前烈

聖作神契得之自然而嗣位以來羣臣未嘗獲覩真迹今茲儒臣首被此賜非夫稽古好學研精儲思丕承列聖之顯謨奉若文母之慈訓則何以躬勤翰墨假寵諸臣如此其至乎其所輯題曰東宮錫燕寘于資善俾有司掌之以為故事既又各藏其副以傳之子孫元祐二年九月臣某謹序

古文孝經說序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歷

世諸儒疑眩莫能明明故不列於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為之注遂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真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為據而申之以訓說雖不足以明先王之道庶幾有萬一之補焉元祐三年八月日臣

謹上

仁皇訓典序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

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
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
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
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
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
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内為一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於
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光有天下四十
二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

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
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
深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民
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
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
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廸哲多稱文王
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為者也昔漢自高祖至於肅
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於宣

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貞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於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為謨訓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録天禧以來訖於嘉祐五十年

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銘

義塚銘 并序

余叔父故通直郎舉夫人故華陽縣君宇文氏捨田於成都東郭之外以給死之無葬者戒子孫使勿廢其事子龍水主簿祖亮請余記之余名之曰義塚而揭之以

銘曰吾嘗觀於北邙之原聖賢所藏嘆萬古之同此究終始其何鄉物生於土而反於土惟人之化欲人之不覩是以聖人教民葬之中野太古不壙厚衣以薪末世厚葬澆風變淳君子之於天下不忍一物不得其所故已有餘則推以及人鄉人有死葬於何所縣曰華陽鄉曰積善里曰東廟白土之間范氏之田松柏丸丸骨復於土魄化為泉誰謂無歸於此終焉其無忘吾叔之德而返汝魂氣於天

書

答劉仙尉書

其啓人至辱書承令叔令弟相繼淪謝想悲痛可勝言耶嘗謂道純氣節不減先正惜其一病遂廢不為世用令又止此甚可嘆也讀足下所為亡弟述又怪天賦其才如此而不予之壽豈所謂難諶者哉足下史學足以繼先正譬如美木已有千尺凌雲之勢在所長養以待他日之用耳足下勉之無以悲傷摧損其志古之人困

窮而通有憂患而啓發事業者多矣劉氏門戸所繫惟在足下可不念哉寄示先正墓碣石刻甚精十國紀年序欲求張左司書已面懇許諾温公之文張固不惜書也近資治通鑑印本奏御因思同時修書之人墓木已拱存者唯僕尤可感嘆人生會歸於此但有先後耳足下所寄紀年留此甚久京師殊若少暇方將寫本校正蜀中求人刻板猶須一二年乃可成唯不訝其緩春暄千萬厚愛不宣某頓首

答鼂教授書

某頓首教授鼂君足下某聞足下之名久矣以未得見爲恨承過京師乃辱示書將先屈致顧某無似何以當之某始聞足下於司馬公休又黄魯直道足下爲揚子雲別傳公休魯直皆某心慕而畏服者其稱道足下不容口是某已得足下於二君矣然子雲別傳亦未之見也譬如工人聞一美木賈人聞一至寶欲見之意何如哉恨以拘出入之禁不得走館舍然幸識尊公風采有

家世之舊且與校書聯職事羣從獲見者非一也古人或相望於千里或相得於異世未識其面往往已知其心況今相因已如是乎或車從尚少留休日不鄙如書所戒幸甚幸甚某再拜

傳

康節先生傳

邵雍字堯夫衞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為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從居於洛蓬

華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二人挽之行游城中所過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為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為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為絶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為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内以自樂浩如也有

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壤集雍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名雍卒不起卒年六十七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卹吳充請於上贈祕書省著作郎賜粟帛韓絳守洛言雍隱德邱園聲聞顯著賜謚曰康節

王延嗣傳

唐宋間延平郡有隱君子姓王氏諱延嗣字季先光州固始人也世為州里豪右從父潮審知俱以勇俠霸於

一鄉唐末之亂四方豪傑競起大者以王小者以伯壽
春王緒攻陷光州得潮兄弟相持大喜曰恨相得之晚
因留軍中計事將為誅巢之舉時秦宗權約會兵討賊
審知語於緒曰此何足以成事哉遂逗留不進宗權為
巢敗走大怒以兵攻緒乃闕南奔入閩有衆數萬而緒
以猜刻失將佐士卒心一夕為亂軍所斃推潮為主帥
遂奄有福建景福元年唐拜潮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
使潮卒審知代立乾寧四年唐升福州為威武軍拜審

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君幼失怙侍養於審知為兒童時謹愿端慤如成人未嘗戲笑事審知如父晨昏侍左右彌謹審知寢疾躬奉湯劑未始須臾離庭闈雖甚勞苦不見有倦色審知亦以是器而憐之撫如已子審知諸子豪氣相高日以馳馬試劒為事君獨泊然無欲惟喜躭玩書史夜以繼日手不釋卷寢食為之幾廢故多識前言往行禔身行已每以古人自期儒冠書服雍容委折似不能言者然邦有大政

國有大疑將就謀焉則引古驗今抵掌議論凜凜風生不可尚已審知嘗戲謂之曰此吾家措大兒也審知旣撫有全閩將欲錄君以官君聞之力辭懇免至於三四不聽乃稱疾不出者踰月審知使人往訊之因手書以上審知其畧云春秋傳載孔子之言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蓋以名器者國家礪世之具苟上有私授之失則下啓奸覦之心居平世猶之可也況今天子播遷大盜蠭起跡其所由正緣朝廷政出多門刑賞滋濫大王

親舉義兵為國平亂軋於賊臣決策入閩士卒將佐棄鄉井墳墓捨父母妻子從王南征何所圖哉志於立功名耳今師旅暴露日久大勲未集大王膺茅土之封領節鉞之寄肅將明命作鎮於閩尚未班爵策勲以旌戰士而首欲以爵命猥及無知之私親將士觀望解體必矣昔衛懿公好寉寉有乘軒者及狄伐衛授甲者皆曰使寉寉實有禄位僕雖愚瞽粗靈於寉倘或僥榮冒禄偷安利已以陷王於衛君之地雖粉骨糜肌亦不足以

贖其過審知以其言切利害益器重之然終不能奪其
志稍寢其命曰姑俟他日而已未幾唐亡梁太祖拜審
知中書令封閩王仍升福州為大都督府命至閩審知
將拜賜焉君力諫之曰吾家本田舍郎二父蒙國厚恩
迭秉節旄朱全忠賊臣固嘗與我比肩事主徒以挾穿
窬之資逞豺狼之暴肆虐流毒盜有神器人神共憤其
能久有此土我縱不能如留侯為韓復仇沛公為義帝
發喪其忍北面以事之義不帝秦此其時也審知俛首

久之曰此特腐儒陳言無補實用知彼不知己兵法所大忌彼雖僭逆然既已南面朝諸侯加之堅甲利兵半於天下東征西伐草折卵碎我憑數州之地輒嬰其鋒是自取顛仆安能成大事哉君曰是大不然梁雖弑逆僭舉大號而外窘於晉日夕支梧方且不暇重以楊行密方據江淮實吾之外屏似出天造以限南北梁人雖欲襲我得乎此正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況彼以新造之梁雄據中原大統未一內怨外叛腹背受敵尤其甚

者與晉相持雎雄未決其能越大江度修嶺以與我角耶故司勲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誠能於此銳意自治内以修政外以治軍使府庫充實兵革犀銳如小白之於齊勾踐之于越國勢日張霸圖日盛近約吳越遠結江淮外連荊楚仗義合兵為國討賊其誰敢不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反覆條陳數百言審知竟不能用其策君拂膺太息私竊嘆曰大丈夫以氣為主氣先索矣無能為也審知歲時遣使朝貢於梁阻

於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從登萊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君聞之愀然因復為審知歷陳梁無足畏之狀勿傷財損人以自詘且言治亂之機常隱於冥冥而自古觀人之國則每預見而前知者盖勝負之形已分矣如齊仲孫知魯之未可動房玄齡謂隋之必將亡莫不若合符節以今形勢觀之則朱梁決不能為我患萬無足畏然異時作難當在江表吳越之間其後果然審知初不甚領畧其意自是君始浩然有隱遯巖穴全身遠害

之志而牽於審知有鞠育之恩於已念未有以報之不忍遽遂翻然初潮卒審知代立疑外議有未甚服從者會僚屬有獻言請以威嚴繩下之不從令者審知始用其言乃務以誅戮為事君言於審知曰書云臨下以簡御衆以寛語云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此萬世治國齊家君天下之大法也小人中無遠慮乃導王以苛虐為政不亦悖乎王緒之失實本於是覆轍在前王所目擊可不戒哉審知亦為之改容君每侍

審知左右覺徹有怒色必怡聲軟語進說以解釋其意前後有犯顏垂死復活者蓋千餘人識者固已知君陰德之必有後也閩俗喜佛而審知亦溺於浮屠氏之說窮極土木之功以興佛宇財力殆困君力言於審知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浮屠氏本物外之人以寂滅為宗非有益於人之國今乃蠹民財損民力以從事於斯是謂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古之人君自謂善於其事者無出梁朝之武帝及其終也卒無補於侯景之

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矧夫今日方欲以取威定霸其可崇此不急之務以蠹國傷民耶審知卒不悟自此帑藏日虛民力日困矣審知本武夫初不省禮樂詩書之教其後折節下士開學館育人才故唐賢士大夫避難南來者皆厚禮延納之招來蕃舶綏懷海上諸蠻貿易交通閩俗康阜皆君有以啓之審知諸子皆不肖服飾車騎侈異相勝視君敝衣緼袍薾然率皆非笑有從而諷君者君正色徐以語之曰傳不云乎儉德之共也

侈惡之大也以漢文之賢君而衣弋綈以公孫之賢相而用布被後世以為美談況處多虞之世雖萬乘之尊三公之貴尤當以漢文公孫為法顧予何人既無汗馬之功復無籌幄之佐徒藉季父之貴得依餘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優游卒歲無所用心日夕兢惕尚虞満盈以速禍敗矧敢不衷其服自甾厥身諸子為之忸怩審知雖起於任俠之徒而天性純儉自奉甚薄聞君此言嘉嘆不已時自朱梁篡唐之後强藩巨鎮相次僭號改

元審知王閩日久驕心日滋屢有效顰之意君極口切諫其不可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皆有大功德著於天下故天命有歸人心胥附然後應天順人起而君之固非細事當紂之時西伯躬盛德大業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而服事殷曹孟德剗平禍亂威震天下挾天子以令諸侯盜弄神器於掌股間漢之為漢特位號耳而猶終於其世不敢登尊履極蓋以天命人心之有在耳今王雖聰明英武出於萬夫之上然功未著於中原威未加

於海内蕞爾之閩地不大於吳楚兵不加於梁晉而輒欲謀此大事諸鎮聞之稱兵而南則師直為壯我復何辭是乃操無益之虛名享必然之實禍僕嘗諫王勿臣朱梁且王以僕言為不知彼已而今日不意復為此圖其可謂知彼已乎誠於此時檢身修德惟懷永圖敦好睦鄰以大桓文之業則生享方面之尊殁存忠義之名以垂裕後昆無有窮已不其韙歟今乃不此之思而謀為劉聰石勒之舉縱使諸侯未暇致討得以偷安假息

一旦有真主出其能赦我哉審知雖不樂其言然志之於心終其身不失臣節君之力也審知諸子君素惡之而獨與延政善及審知卒延翰竊立君謂其所親曰此真沐猴冠耳延翰闇而憾之君因約延政同隱延政唯諾然志於得國不行一日延翰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軍府將吏因勸進君曰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此子能自免乎使在先王之世子固當以死爭然斯人也何足與

語吾族其血矣乎我雖不能餓死首陽然亦豈可延頸待戮因潜隨賈舟逸去將欲遵海濵而處偶值閩使者自海上還遇君迫之以歸至黄崎君乃捨舟宵遁田閒道草宿露行旬日始抵建平因愛其佳山水遂有終焉之意乃易姓唐以字為名盖以唐與王音韻相近而亦自謂唐之遺民於是隐焉時延平人物凋零鄉無校家無塾士風不振青衿之徒散之城闕君始以五經教授學徒人皆以唐五經呼之未幾國亂骨肉自相屠戮繼

而南唐兵取閩王氏族屬靡有孑遺皆如所料僅脫於難者惟君一人自非明哲保身其能爾耶君初聞閩滅乃衰經出郊東望故國一酹先王大慟而還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王氏之滅非天也亦自取之爾復何言哉始李景之滅閩也乃以富沙延平劍浦三縣為劍州刺史陳誨將欲興建黌館以延多士初聞唐五經之名始議表君教授俊造君聞之曰昔孟軻氏不以三公易其介使富貴如我所欲則冠貂蟬秉節旄久矣

惟夫不以易其介所以遯世而無悶遂以廢疾謝絕賓
客終日杜門雖比隣亦莫得見其面環堵蕭然卒於大
宋乾德四年壽九十有四娶黄氏先卒於閩晩得一子
曰玠有賢行秀而不實娶鄭氏有子一人曰餘慶治家
有法輕財重義鄉閭之人皆以仁厚長者歸之娶邱氏
有男六人女二人二女皆適士人男曰說曰詢曰綬曰
端曰靖季子早亡餘皆業儒端一舉中嘉祐八年進士
第今為河陽節度推官有文有守不忝厥祖施諸政事

所至皆有仁聲娶魏氏卒而無子繼室徐氏生二女一男皆幼稚男曰淮先是君之寢疾也呼其子玠而屬之曰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言其藏也令人不可復見爾近世流俗之葬孝子慈孫欲榮其親者墓惟恐其不大馬鬣惟恐其不高而又旁揭豐碑褒揚盛美彌亘道左是皆無益於亡者適所以為寇盜發掘之標唐末之亂王公貴人賢士大夫例遭此禍路旁每見為之動心可不戒哉我病且死汝則埋之切勿徇俗以陰陽風水吉凶

為拘忌但擇高明爽塏之地免卑濕沮洳足矣不封不樹勿為標識銘誌碑碣之具聽人耕種其上芻蕘雉兔往來勿禁慎毋蹈衰世餘習自貽後悔及君卒其子玠葬君於水雲村之原一如治命及玠之卒也子餘慶方在襁褓玠始病篤因自取針刺其姓於餘慶之右臂及封乃祖遺書數卷留以付之喪服既除其妻持孤子適他族洎餘慶長而母亡惟見臂字遺書而已迄莫辨其祖所葬之地日月既邁詢之鄉老亦無有能知之者至

今子孫春秋拜掃展省合祀於其子玠之墓耳嗚呼如君之全身遠害也何其慎終惟始而其長慮卻顧又何其遠也世之小人嗜利亡軀朝不謀夕其視於君為何如哉祖禹嘉祐中就試禮部始識君之曾孫端於京師逆旅中與之語喜其有識明自得之學不入時輩每親炙之是年端登進士丙科而祖禹亦幸塵忝自入仕契濶二十餘年一日邂逅於河陽幕府雖其淹回沮抑而氣未嘗少衰於曩時儻非以其所學充其所養能爾邪

祖禹近參訂唐史事有疑似者數條質之於端懋能援引他傳雜説幷唐文士碑銘書疏之類以决其疑莫不皆有證據予深德之而且嘆其博洽端因發篋出乃祖遺録相示曰曾大父生於晚唐長於五代而卒於國朝之初經歴甚多閲世甚久惜其晦迹不仕不得託名於一代史書前輩已往知者絶少第恐將遂湮没為子孫者不得無罪吾子其能為我發潛德之幽光乎祖禹曰唯謹以君出處遺事而次第之以為家傳直述其言

與其所行耳不敢置一字褒貶於其間庶幾子孫稍得其實後之君子尚論古人者見其傳而得其人則是非美惡於是有在固非祖禹所得專也傳成歸之於端俾藏祖廟以為無窮之傳云

賛曰甚哉出處君子之大致也五季之亂極矣聞人奇士不幸生於其世未有不被其汙衊者求之於傳蓋無完人君獨能歸潔其身視軒冕若將浼焉彼其克享眉壽始終名節垂裕後昆在當時豈不謂之難得哉況乎

議論磊落本乎純正有晉叔向唐陸贄遺風尤非五代間諸臣所能到使之一旦立人之朝食人之祿想其正色凜凜臨大節而不可奪惜其埋光匿影其在當年猶可得而見況後世乎是知自昔英雄豪傑義夫節婦隱於中朝名不登於太史聲名文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計哉司馬子長謂伯夷叔齊微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耳渠不信然

范太史集卷三十六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